

开卷评书

知道宋慈最早是从香港无线电视台拍的《洗冤录》，欧阳震华主演，悬疑而有趣。我一度以为这个人物是他们虚构的，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无知。再后来是央视版的《大宋提刑官》，何冰主演，也不错。知道了宋慈，也就知道了他的这本传世名作《洗冤录》。

宋慈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官，最大也不过任过州级职务，主要从事法官有关的工作，在基层工作多年，很有经验。这本《洗冤录》是一本法医学专著，非常之专业，饭前饭后看是不宜的。需要专门说明的是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专著，欧洲到十六世纪才有法医学，比这本书成书时(1247 年)要晚三百多年。这本书不仅从宋到清一直是专业人士必备，而且也译成多种文字，流传海外。

说实话，我们现代人是并不大了解古代人的，大部分人对他们的了解局限于文艺作品之中，甚至是京剧，我小时候曾以为古人都是唱着生活的。我们对古代人的生活起居、文化娱乐都不甚清楚，他们到底每天在干什么想什么，也更不知道，但我从这本纯专业作品中，看出了点门道。全书主要讲验尸，非常详细，超过我们想

宋朝小官的认真劲儿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曲 军



《〈洗冤集录〉今译》，【宋】宋慈著，2005 年 7 月，福建科技出版社

像。古时候没有解剖学，也没有医学院，所以从事研究的条件应该是很差的。按常人的理解，作为一个小官，验尸这种工作差不多是能避就避的，实在避不了也是能简就简，他是如何积累这么多的经验呢（当然也包含有前人的总结）？我想如果没有点专业精神恐怕难以做到。书中至少提到的死法至少有 30 种，我们知道经验是多次积累的，那么要有多少次经历才能对 30 种死法形成经验性的文字呢？以前我很佩服西方人的认真精神，他们总是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一丝不苟。看了《洗冤录》之后我发现这种认真劲儿在我们的先辈身上也有，只是我们给失去了。

我们看过了太多古代官员的腐败、潜规则、复杂的政治斗争，对这些我们投入了太多关注并津津乐道乐此不疲，但却对古人的优秀品质视而不见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应该了。一个普通的古代小吏，除了这本书以外，我们几乎没办法了解更多，但就是这本书让他名垂青史，他应该算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典型！

举一小段供欣赏：
“将红油伞遮尸验，若骨上有被打处，即有红色路微荫……”

大意是：用红色油伞遮住阳光，如果骨路上能显出不同的红色，表示生前被打过。

最后补充一点无关的话：有个有趣的现象，以我这种无知小民，很多知识均来自影视作品，我发现有很多古代人物如宋慈、霍元甲、黄飞鸿、陈梦吉等等，我全是自香港剧作中了解的，像黄、陈本是南方人也就算了，霍元甲可是纯粹北方人，为何也是在香港剧中先出现呢？看来大陆对古代人物故事所做的挖掘还是不大够。

新书热评

垂老的晚清遭遇青春萌动的明治

——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眼中的甲午战争

文\本报特约撰稿 李长声



《甲午战争》，【日】陈舜臣 译者：李翟，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

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，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，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。

《甲午战争》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，虽有所加工渲染，但基本上不予褒贬。诚如他自己的感觉，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，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。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沉重，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，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《甲午战争》，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。

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。他说过：“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？也许是乱说，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。”又说：“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，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。”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，既是历史小说，又是推理小说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，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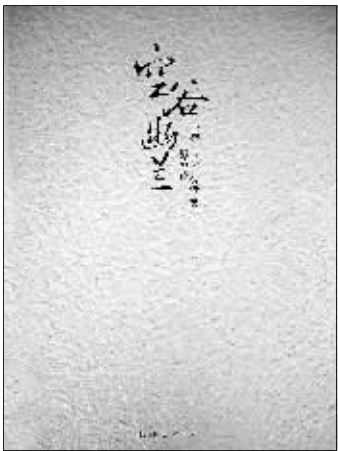
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。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，如《中国通史》，但小说是小说，史实是史实，他一向严加区别，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，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，蒙人卖钱。陈舜臣自有史观，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，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，而且更胜任说不定。陈舜臣的《小说十八史略》开篇写道：“人，唯其人，一贯追究人，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。”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，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。

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，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、酒见贤一、冢本青史等。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，写道：“所谓中国题材小说，现在正成了路，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，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，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。”

（本文作者系旅日学者）

一位美国人的中国寻隐之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淼



《空谷幽兰》【美】比尔·波特 著，明洁 译，南海出版公司 2009 年 3 月出版

访了许多隐居其间的佛教徒和道教徒，与他印象中的隐士大相径庭的是，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隐士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浪漫，他们的处所并不是“在云中，在松下，在尘世外”，他们当然更不是“靠着月光，芋头和大麻生活”，相反，他们过着最为原始的日子，忍受着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孤独和贫寒。正是通过比尔·波特的走访，我们终于知道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仍然有很多人不为所动，自觉远离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花花世界，甘守清贫、潜心自修，去追求自己理想中“纯粹的生活”，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去寻找一种“合乎正道的生活”。

比尔·波特的《空谷幽兰》既是一部探讨传统隐士生活方式的文化书，同时也未尝不是一部糅合着作者独特人生感悟的智慧书。比尔·波特不仅在书中追述了诸多中国古代著名隐士的生平事迹，用以印证隐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；他还对隐士的社会身份及其本质进行了多角度与全方位的探讨。应该说比尔·波特对于隐士

精神的把握和理解是非常准确与深刻的，他说：“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。”是从社会的层面触及到隐士文化的本质；他说：“只要你不受欲望的困扰，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，那么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根本没有什么区别。”则是从个人的层面触及到隐士文化的本质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从社会的层面、还是从个人的层面，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，比尔·波特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。

古人云：“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”我个人觉得，隐，与其说是一种行为，不如说是一种心态——就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：“心远地自偏”——地偏，并不重要，心远，才是关键。或许，这也同样是比尔·波特想要告诉我们的吧。

所谓“隐士”，在我的心中一直是高人逸士的代名词，但无论是义不食周粟、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，还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，隐士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，好象早已隐没在时光深处，那些因超然不群而最终被写入正史的隐士们，也大抵只是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渐行渐远的背影而已。那么，中国当代究竟还有隐士存在吗？如果有，他们又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？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有人做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：有！但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做出如此肯定回答的并不是深谙传统隐士文化的中国学者，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——一位热爱中国隐士文化、并被传统隐士的生活方式所深深吸引的美国人，他的名字叫比尔·波特。

首先，我需要声明的是，比尔·波特肯定中国当代仍有隐士的存在并不是信口开河，而是他经过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之后所得出的结论。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，身兼作家、翻译家和汉学家等多个头衔的比尔·波特即长期定居于台湾和香港地区，他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频繁出入于大陆各地，一方面将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，同时为欧美读者撰写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文章和游记；另一方面则追寻隐士的踪迹、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当代隐士——在此基础上，比尔·波特写出了一部有关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，与中国当代隐士生存现状相对照的专著，他为这部专著起了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：《空谷幽兰》。

比尔·波特的“寻隐之旅”起始于中国古代的佛教中心大同，但是，在那里他并没有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隐士，直到他来到被称作“隐士的天堂”的终南山时，他才终于如愿以偿。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比尔·波特的足迹几乎遍及终南山所有能够到达的角落，他采